

我很討厭我的奶奶。

從我記事以來，奶奶給我的印象都是愛嘮叨、粗魯，標準的鄉下女人。儘管在我還在牙牙學語時，因為父母繁忙都是交與她代為照顧，但隨著我慢慢長大，我對奶奶漸漸地沒有了當初的依賴感，取而代之的是厭惡。會在她開始出於關心而碎碎唸時，感到厭煩；也會在她又一次親自遞上她已經做過無數次的拿手好菜時，感到煩膩。而在我剛發現心中出現這些念頭時感到很愧疚，可當上面的場景重演無數次，心底的愧疚也被一次次沖淡直至無影無蹤。我開始對奶奶橫眉冷目，對她投來的關心置之不理，我可以感受到她對我突如其來的惡意感到錯愕，也發現了我對她刻意的疏遠。但那時的我覺得無所謂，甚至覺得她對我的關愛是理所應當的。人總是這般地不知足。

事情的轉機是在一年暑假，依稀記得那時我因為持續高燒不退而進醫院，每天昏昏沉沉基本沒有什麼清醒的時候。但畢竟父母要上班，沒有多餘的時間照顧我，迫於無奈之下只好請那時已年邁的奶奶來照看我。因為發燒意識朦朧並不知曉這件事，還以為陪在身旁的一直是父母。當我意識逐漸清醒，看到的就是奶奶佝僂的身子正以極為不舒適的姿勢伏在病床旁打瞌睡，看起來疲憊不堪。似是感覺到我醒來，奶奶立馬坐直身子對我投來關切的目光。許是想開口說些什麼，但忌於我之前的疏遠，硬生生把話吞了下去。病房內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我自顧自地陷入思緒，我開始審視自己從前對奶奶的態度，從前的愧疚再度湧上心頭。我想我欠奶奶一個道歉。我正欲開口時，奶奶率先打破了沉默，像是鼓足了勇氣卻沒想到一開口就紅了眼眶。而說的話也不是料想中的責問，而是壓抑很久的思念，我們孫倆許是太久沒說話竟絮絮叨叨說了一下午。

後來，我出院了，卻因要面對洶湧而至的學業和突如其來的疫情，又再次和奶奶疏遠，一切像是回到原點。再後來便是惡耗，誰都沒有想到的噩耗。奶奶過世了，成為了席捲全球疫情下的犧牲者。我沒想到再次遇見會是這種場合，您躺在棺材裡好安詳，大堂中央相框中的妳是我沒有見過、依然青春活力的您。告別式上我並沒有哭，只是呆愣愣的站在那裡。

跟著眾人踏入奶奶家整理時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我太久沒來了。看著裡面的陳設，從前的回憶一幕幕展示在眼前。走過廚房、客廳……哪哪都有您的影子，但偏偏就是沒有您，我漸漸溼了眼眶……打開冰櫃，箱裡面還有曾經我百般嫌棄但可能再也吃不到的您的菜。我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我連抱歉都還未說出口。我才發覺奶奶在我心中佔了好大好大的位置。才發覺，我真的好愛好

愛您，只是一切都已來不及，您也成為了我最深刻的回憶。